



回到历史主场：督抚吴其濬与晚清时局*

魏淑民 赵连芳

摘要：晚清时局内忧外患，吴其濬作为督抚大员，发挥地利优势多方筹划，积极支援鸦片战争抗英前线，严拿烟贩会匪，对于稳定清廷战局、社会秩序功不可没。在地方社会治理实践中，他又多措并举因应财政困境、纾解民困，被道光帝赞誉“洁己奉公”并恩荫子孙。其仕宦交往亦是晚清时局的映射，家族两代父子三人皆与民族英雄林则徐相交甚厚，并在禁烟等大政要政上心意相通，练兵实践对后来曾国藩调兵遣将成就湘军功业多有启发。其代表作《植物名实图考》改变了晚清西学东渐潮流下对中国传统博物学影响力的既有认知，某种程度上也是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作出了历史贡献。

关键词：晚清；吴其濬；督抚；社会治理；《植物名实图考》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5)05-0051-08

晚清以降是有清一代甚或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鸦片大量泛滥，白银严重外流，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入侵，各地民变此起彼伏，西学东渐汹涌澎湃，清廷内外交困。危亡之际，也催生了众多力挽狂澜的国之重臣，如林则徐、关天培等民族英雄，魏源、贺长龄等经世派代表人物，曾国藩、张之洞等洋务派代表人物。其实，晚清还有一位传奇人物吴其濬与上述名人皆有密切关联，与林则徐世家交好并在禁烟大计上心意相通，练兵实践对后来曾国藩调兵遣将成就湘军功业多有启发。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代表作《植物名实图考》（下文简称《图考》）在西学东渐大潮中发出了中国声音。吴其濬是清代唯一河南籍状元、督抚大员、植物学家。他作为地方督抚，积极支援抗英前线，缉拿烟贩会匪，又多措并举因应财政困境，纾解民困。时至今日吴其濬其人其事尚未引起学界充分关注，其历史贡

献和社会影响有待深入发掘。

吴其濬（1789—1847年），字澹斋，清代河南直隶光州固始县人，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丁丑科一甲一名进士。出仕后自翰林院修撰累官至督抚大员，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起，先后外任湖广总督（署）、湖南巡抚、浙江巡抚、云南巡抚、云贵总督（署）、福建巡抚、山西巡抚等职，宦迹半天下，学优守洁、政声卓著^①。遗存著述丰富，尤以《图考》著称于世，是中国传统植物学的高峰、现代植物学的先河。同时，吴其濬在水利、矿业领域也颇有造诣。

回望历史，虽然最早的吴其濬研究已走过百年，系统研究也经历了30余年，但这些研究多是探讨其以植物学为代表的多领域科学成就及其科学精神与方法。本文将在前贤研究基础上，聚焦晚清时局下其督抚大员主体身份，依托新近整理完成的《吴宫保公奏议》《固始吴氏文

收稿日期：2024-03-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国家治理视阈下的清代省例研究”（23BZS090）。

作者简介：魏淑民，女，历史学博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导师（河南郑州 451464），主要从事清代政治史、法律史及中原历史文化研究。赵连芳，女，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硕士（河南郑州 450000）。

存》等原始文献,深入探析其在清廷内外交困之际支援抗英前线、严厉缉拿惩治烟贩的积极作为,因应财政困境、纾解民困的社会治理实践,呈现其与林则徐、曾国藩等重臣的仕宦往来及其对朝局的影响,最后特别关注其遗作《图考》的国际影响,以期进一步深化晚清时局、社会治理研究,重估传奇人物吴其濬的重要价值。

一、充分发挥地利优势支援抗英前线

鸦片战争是有清一代国祚的分水岭,也是吴其濬外放地方成为封疆大吏的开端,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月开始他先是短暂署理湖广总督,后实任湖南巡抚两年半左右,这是其督抚生涯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站。其间吴其濬虽不在沿海禁烟、抗英前线,却因应地利之便(湖南郴州府、桂阳府与广东南雄府、韶州府及连州直隶州毗邻^[1]),积极支援抗英前线,集中体现于如下方面:一是遵旨派遣本省兵力驰援广东、浙江前线,增修台站及时递送战事公文,并协助递送外省过境兵丁;二是与江西等省作为广东前线后方,积极防范土盗附和滋事,不遗余力查禁会匪烟贩,收缴大量烟土烟具;三是如实、积极回应广东前线大炮等军事物资需求。

1841年初,英方单方面炮制《穿鼻草约》并强占香港,攻占大角、沙角炮台,道光帝派遣奕山为靖逆将军,调集17000余人开赴广东,并降旨命湖南、四川、贵州三省督抚火速调兵到广东前线听候调用^②。时任湖南巡抚吴其濬与湖广总督裕泰会商调派湖南兵丁一千人,由镇筴总兵祥福带领赴粤,并将此前调遣的提标等营兵勇分为三路赶赴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由祥福一并带往广东。该总兵于正月初五日行抵省城长沙,吴其濬作为巡抚一再叮嘱,沿途务须整肃行军、不得前后参差。后来他又飞咨祥福务必日夜兼程,尽快抵达广东听候调遣。因地形缘故,四川两千名援军不得不穿越湖南省境,方可抵达广东前线。吴其濬作为当地巡抚,负有统筹递送外省军队的重任,他多方筹划准备船只、脚夫、口粮等,接应四川援军顺利过境到达前线。战时广东驿递湖南的公文,多经由江西、湖北转送,路远耗时,以致湖南久未接准两广总

督咨移公文。为了保证及时传递战时公文,吴其濬饬令藩臬两司,在赴粤官兵经行衡、郴一线添设台站,并移咨两广总督在两省交界地带“一律添设,以便文报往来”^{[2]9},避免贻误战机。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英军进逼广州。四月上谕令湖广总督裕泰、湖南巡抚吴其濬将该省存贮大炮拣选数十尊迅速解往广东。吴其濬随即飞咨此前在岳州照料兵差的护盐道吕恩湛等员核验,经查旧存大炮多系顺治年间吴三桂守岳期间遗留,“膛内铁性均已朽烂不堪应用”^{[2]20},历年已久毁损严重。虽然核查结果不容乐观,考虑到粤东军务紧急,吴其濬主动提出补救之道,湖南“郴州宜章县素产铁斤”,而且毗邻广东,如果需要可以“就近铸造解送”^{[2]21}。后接奕山咨覆,广东军营赶铸炮位已敷应用,无须再由湖南铸解。

同时,湖南还与江西等省作为广东前线后方,积极防范土盗附和滋事尤其是会盟贩烟,防范英国汉奸深入内地尤其是民族地区“连州南雄一带煽惑”^{[2]19}。事实上,湖南郴州屡次查获跨省会盟贩烟大案,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拿获朱义兴等在广东乐昌听从曾宝和拜会贩烟,李保廷等在江西崇义听从饶受庭等结拜沙包会聚赌行窃,孔迪倡等人贩卖烟土。以上人犯多达四十一名,收缴“鸦片烟土六百二十五两、烟具二十九件”^{[2]15}。同年四五月间,湖南还缉获本地人周礼禄、毕钟及曾姓烟贩,收缴鸦片1205两。拿获来自广东的江西烟贩娄亮等多人,将96两鸦片、烟枪等全数缴获^③。

同时,另据吴其濬奏称,广东、湖南等省还可能面临英人派遣汉奸到民族地区造谣蛊惑的局面。英人欲遣汉奸赴广东连州煽惑瑶人,巡抚吴其濬迅即“密饬就近酌发本营弁兵,分赴两广交界要隘严密防守”^{[2]24},并与湖广总督裕泰商定传令永州府与郴州、桂阳一体防范,缘此前永州府业已办理团练且定有章程,如有奸宄便于及时缉拿。此外,他又对临近广东的郴州、宜章二地脚夫等高流动性人口进行综合防治,责令各州县向各个夫行发放循环号簿,“将往来人夫随时盘诘,如有匪类踪迹,即唯该户是问”^{[2]24}。当时广东虎门、乌涌一带战事不利,两广督抚固守省城,连州等地可能无力顾及。对此,湖南严

饬文武员弁不分畛域实力访拿,虽然并不能改变战争结局,但对于整体战局还是有所助益的。

1841年5月,英军猛烈炮击广州城,奕山投降乞和,双方签订《广州和约》。同年,英方新任全权代表璞鼎查增兵扩大侵略,陆续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等地。道光帝为挽救浙江败局,派遣奕经为扬威将军,并谕令四川、甘肃、陕西三省调军至浙江驰援。年底,吴其濬向道光帝奏报协助四川奉调官兵顺利过境湖南等情形,称该省全部奉调二千名官兵已于十一月经行岳州,“全数催趲过境”^[3]。可惜,新任扬威将军奕经并无心抵抗,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才姗姗抵达浙江绍兴,贸然进攻宁波、镇海、定海,结果一败涂地。八月,英军舰船闯入南京下关江面,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方全权代表璞鼎查和谈,双方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吴其濬巡抚湖南,虽不在沿海抗英前线,却能充分发挥毗邻广东的地理优势多方支援,从速派遣本省兵力驰援广东、浙江,协助递送外省过境兵丁,并且遵旨特别留意防范内地土盗附和滋事,不遗余力查禁会匪烟贩,并积极回应前线炮火需求。以上种种,客观而言对于稳定清廷战局、社会秩序功不可没。

二、悉心兼顾筹措钱粮与纾解民困

晚清鸦片泛滥、白银外流,加之民变不断、军需浩繁,导致清廷国库空虚、财用紧绌。作为地方大员,吴其濬一方面奉命筹措钱粮,又区分不同府县情形减轻百姓负担;另一方面,悉心清理铜盐要政积弊,纾解民困。道光皇帝对吴其濬赞誉有加,不仅在御赐祭文中表扬其“洁己奉公”,而且专门下谕旨恩荫其一众子孙。

(一)巡抚湖南筹措钱粮体恤民情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三月,清廷因军需浩繁谕令各省督抚筹措经费。吴其濬作为湖南巡抚,在“有裨经费、无拂民情”之间勉力兼顾,除长沙等民力稍丰之地正常筹措外,他特别体恤苗疆地区山多田少民贫,钱、粮少有留存。临湖州县因常年发大水,民众生活困苦,“元气未

复”,实在不宜如常筹办经费,个中缘由他在奏议中皆据实禀报^{[4]28}。虽然多多筹集经费有利于官员个人政绩,但是巡抚吴其濬体恤民情,奏报优免苗疆及临湖受灾府县百姓。其后在给南河动拨款款时,他也是根据省内所征收的地丁银数额,经过计算后得出无款可拨的结果,请求“暂停指拨”^{[4]30}。

战争期间,清廷不仅银钱短绌,而且粮食奇缺,地方官员往往会在当地向百姓筹集粮食后再运往京城粮仓,从筹集到运送期间会产生各种问题。对此,湖南巡抚吴其濬审慎处理,既给筹办得力的官员请功,又筹划解决后续运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米粮运输经过多地八旗绿营,往往会被索要“过路费”。彼时处于特殊时期,兵力紧张,押送者多是官员、家丁等人。由于担心运粮队伍会被刁难,吴其濬在奏折中建议总运厅员对旗丁多加约束监管,否则必将严参查办:“倘该厅员管束不严,经臣察出,如实系年谷丰登,该州县因旗丁刁难勒索,以致输将不力,即严行参办,分别搭运成数多少,议以降留降调。”^{[4]35}

(二)巡抚云南深入清理铜政积弊

铜政关系钱法,长期以来云南是全国产铜要地。道光朝云南铜务仍是国运所系,然渐成强弩之末,面临“厂欠”、产量锐减等窘境,并与鸦片泛滥、银贵钱贱、财用匮乏相互缠绕,暂停鼓铸、恢复开铸政策随时局左右摇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闰七月,道光帝调吴其濬为云南巡抚,叮嘱其留意矿政剔除积弊。

到任后,吴其濬通过核对账册、现场勘察等方式,发现云南铜政书吏积弊已久,导致大量虚报亏空。因当时官员调任频繁,任职时间往往只有数月,出纳交代头绪繁多,加之幕友多不谙铜务,书吏得以长期把持,各地大小铜厂苦乐不均、两相受害。原来云南当地各铜厂产出不一,有每年完成定额且盈余者,也有每年不足定额而亏空者,整体上可以通融调剂,可以完成铜斤采运尤其是京铜运解要务。然而,站在各个铜厂角度,若不认真访察,仅按照旧额支发铜本,难免发生“丰厂积有余铜不免走私,而歉厂领项较多必至亏欠”^[5]的现象。加上书吏意在上下其手、扣收铜本成数,不论各厂所办铜斤能否足

额,一律按季支发铜本,遇有新矿亟须领银敷用,又多方驳斥刁难,以致歉厂雪上加霜,而原来出产有余的丰厂也缺少活力。待到不能足额奏销时,书吏又多篡改数字虚报塞责,私相勒令加办,并不预先知会厂员,各地铜厂不堪其苦,官员往往把经办铜务视为苦差事。针对各个铜厂严重的“厂欠”积弊,又提出“宽考成以舒厂困”之策,“俾得以时贷借油米,而无他日亏缺之诛”^[6]。后来吴其濬转调外省即将离任,仍念念不忘请旨交代新任抚司接续整饬,逐细清查各个铜厂情形及库存铜款,并严管书吏幕友,如有继续勒派需索按律究治,以保滇铜大计安全。

而且,他在公务之余又参阅《铜政全书》《云南通志》等书,并在东川知府徐金生协助下多方勘察踏访,编纂完成职务作品《滇南矿厂图略》垂诸后世。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矿业工具的专著,也是较早系统论述矿厂经营和管理的著作。《新纂云南通志》赞誉说,“其濬对于滇省矿厂富有研究,曾著《滇南矿厂图略》二卷,条分缕析,为采滇矿者不可少之书”^[7]。彭泽益先生《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多处征引吴其濬对云南矿业的记载^④。

(三)巡抚山西裁减盐费纾解商困

与铜政相比,盐政与国计民生更是息息相关。清代盐业沿袭明制,除新疆、内蒙古外全国共有11个主要盐区,包括山西省的河东池盐。河东池盐分东、中、西三场,行销山西、河南、陕西三省,并与宁夏池盐并称,闻名海内^⑤。

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到次年腊月病逝于官署前,吴其濬巡抚山西将近一年,兼管河东盐政。作为地方大员,他一方面例行巡查河东盐池产运要地,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四月于蒲州校阅营伍后,查看该处南北两地盐滩,赴运城“查看盐池畦地”,复又详细盘查“河东盐法道徵存银两”^[8]。更重要者,作为方面大员,洞悉银贵钱贱时局下盐商的窘境,并着力剔除积弊、纾解商困。

由于河东盐商行盐得钱、课税以银,晚清白银大量外流、银价日益昂贵,其成本居高不下,愈发疲敝,每年完纳正课定额已属捉襟见肘,另有活引、正引、改引、余引、纲引、食引、陆引、水引等繁多名目,还须应对军需平叛的巨额急切

捐输,至于给内务府、各级官员的“贡献”更是沿袭已久^⑥。它们的综合作用使得盐商尤其是运商不堪其苦,连年赔累。战事迭兴、盐路行销梗阻之际,旧有盐商纷纷请辞,新报盐商屡提不到。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吴其濬主政晋省后,盐商等公呈甚为困乏,四万活引银两系有引无地,恳求父母官设法筹划。吴其濬在两难之下决定将巡抚衙门独享的河东盐政办公费12000两拿出来救急,并称朝廷恩恤之下自己的养廉银较为丰厚,经过节省调剂亦可满足河东盐政办公需用,活引其他余项仍令盐商设法筹措^⑦。后任山西巡抚王兆琛不但不体恤盐商困境,反而复设盐政陋规,与吴其濬形成鲜明对比。

三、家族父子皆与重臣林则徐相交甚厚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民族英雄,尤以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主持虎门销烟、英勇抗击英军名垂史册。在他仕途不同阶段均与吴其濬家族相交甚厚,双方在禁烟、科考等大政要政上心意相通。固始吴氏是中原望族,尤以吴其濬及其父吴烜、兄吴其彦两代三人最负盛名,皆以进士跻身卿贰大员。

嘉庆十六年(1811年)林则徐中进士后以庶吉士身份进入翰林院庶常馆,师从吴烜学习满文,三年后散馆“以清汉书同试,名列第一”^{[9]119}。此后,吴其濬胞兄吴其彦又与林则徐密切共事、志趣相投,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两人同被派往江西主持乡试。当时吴其彦为正考官,林则徐是副考官,从出题到阅卷评定均秉公行事,彼此相处很是融洽,发榜以后共同出门拜客,传为一时佳话^⑧。林则徐在日记中专门记录此事并尊称吴其彦为前辈,“上午同美存前辈出门拜客。访询舆论,均谓此次所录,清贫绩学者甚多,谓之‘清榜’”^{[9]74}。彼时林则徐还是初入官场的翰林院编修,吴其彦先于他十二年中进士,这一年已然是嘉庆皇帝倚重的文臣、詹事府主官了,回京后又被超擢为内阁学士^⑨。

随着道光朝初期父兄先后离世,吴其濬成为家族中与林则徐往来的主力。两人虽在官场上直接共事较少,然亦多有禁烟理念与行动的

契合、彼此之间的关注与牵挂。早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吴其濬任江西学政时,得知有考生夹带鸦片,随即飭令扣押涉事考生、搜捕贩卖鸦片之人,并将此事上奏,“将该生等斥革,交安南府知府倪良耀严讯”^[10],这正与林则徐雷厉风行的禁烟理念与壮举若合符节。同年,林则徐奉命赴广州查禁鸦片,途经南昌停留四天,专门为吴其濬赋诗两首《酬吴淪斋侍郎其濬》^[11],其中一首即深情回忆多年以来与吴氏父子两代三人的故交之谊。诗中言明吴父曾任江西学政,其兄吴其彦曾与自己同任江西乡试主考,此时吴其濬恰巧又在江西主持学政,深切感慨彼此之间缘分匪浅。

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反因禁烟、抗英获罪,被发往新疆戍边,仍与吴其濬书信往来不断,密切关注其仕途境遇。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六月,林则徐在写给伊犁领队大臣、前扬威将军奕经的信中,提及吴其濬的官职调遣:“滇抚本以惠诗塘调补,以吴淪斋调闽。”^{[12]39}当时吴其濬由云南调任福建,同年又转任山西巡抚。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月林则徐在西安写给友人杨以增的信中,也提到了吴其濬的近况,“吴淪斋病假将满,闻病增剧,恐亦要请开缺”^{[12]90},字句中不时透露出对友人的关切。吴其濬亦将身体病重的情况坦诚告知林则徐,可见彼此之间相交甚厚。道光二十六年底(1847年初),吴其濬病逝于山西巡抚官署。

四、练兵实践启发曾国藩 成就湘军功业

曾国藩是晚清中兴名臣,以湘军功业获封一等毅勇侯,是清代文官中第一人。追根溯源,其练兵理念多受前辈湖南巡抚吴其濬启发。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吴其濬在查访兵营后,发现官兵对刀矛技艺多有生疏,前任巡抚裕泰曾经遴选精壮兵丁进行操练,但由于种种原因半途而废。吴其濬发现问题后重新练兵,开始亦多有波折,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请旨从河南暂调武陟汛千总牛嵩山。此人由武举出身提拔补任千总,武艺超群,为人沉静,若委任其教授楚省兵丁技艺,不但捷报可期,而且不至于滋生事

端,并以彼此系豫省同乡了解对方底细担保^{[2]14}。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居乡丁忧的曾国藩临危受命召集乡勇,不料“整顿营伍,殊无良法。弟蓄此意久矣,至今未展一筹”^{[13]5}。他决定效法前贤吴其濬的练兵之策,在同籍官员中延请擅长练兵之人。在给沈葆楨的回信中,他专门言及此事:“吴淪斋前辈抚湘时,曾行此法,择牛嵩山为教师,今杨厚庵军门即其时练技之最著者也。”^{[13]5}杨厚庵即杨岳斌,湖南善化人,在加入湘军之前作战经验颇丰,调任训练乡勇最为合适不过。事实证明,杨厚庵确为帅才,屡立战功。

后来吴其濬遗作《图考》亦曾助益湖湘集团核心人物之一、曾国藩胞弟、山西巡抚曾国荃救灾防疫。光绪三年(1877年),晚清发生罕见的“丁戊奇荒”,灾荒遍及北方各省,哀鸿遍野,且山西是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时任巡抚曾国荃尽心救灾而四处奔波,“骑一驴周历全境,无间寒暑,一仆荷装从”^{[14]12566}。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当时晋省医馆、大夫奇缺,而且医术参差不齐,乡野中更不乏庸医误人。光绪五年(1879年)春,曾国荃效仿他省设立浚文书局,求取医书善本印发给百姓,以缓解疫情危害。晋省地方官员积极向曾国荃推荐参用《图考》,赞誉书中收录植物种类丰富,而且兼具药效与食用价值,并配有精美插图便于识别。然而,由于《图考》初版刊行已近30年,中间未曾再刊,加之经管人员疏忽,找到存于太原府署内的《图考》原版时,书稿已经部分遗失。曾国荃特意安排重新刊补,并亲自作序感慨重新刊刻成书不易,“一书之成,其难如此”^[15],从而大大缓解了当时山西粮食、医药匮乏的困境。

除了曾氏兄弟,以吴其濬为代表的固始吴氏家族与湖湘集团亦多有师生、姻亲往来。湖南善化人唐鉴是清季理学大师,从师承关系而言正是吴其濬胞兄吴其彦的门生,在唐鉴为座师题写的传记以及《藤花书屋遗稿》序中,均尊奉吴其彦为“夫子”,对老师才学的赞誉更是溢于言表:“夫子弱冠入词林,渊厚有深志,不屑与等夷较长短。”^[16]同样是善化人的贺长龄,也与固始吴氏家族往来密切。吴其彦是贺长龄的座师,嘉庆丁卯科(1807年)吴其彦作为湖南省

副考官主持乡试,贺长龄则是当年湖南省的解元^⑩。后来,贺长龄曾与吴其濬同在云贵任职督抚,彼此还结为儿女亲家,先是贺长龄长女嫁于吴淦斋长子吴元禧为妻,后来贺长龄长孙迎娶吴其濬的孙女^⑪。唐鉴、贺长龄皆是晚清湖湘精英集团的核心人物,与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郭嵩焘等近代湖湘风云人物及其家族盘根错节,吴其濬作为督抚大员,通过仕宦往来、儿女姻亲也多有交往,其影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⑫。

五、西学东渐大潮下《图考》享誉世界

吴其濬对晚清时局的影响不止于作为督抚大员的地方社会治理实践,《图考》更是在西学东渐大潮下逆流而上,声名远播。晚清以降,西学东渐浪潮汹涌澎湃,从科技、器物到制度对中国社会冲击巨大,催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举国上下师法甚至迷信西方的背景下,《图考》却反向传播海外并在国际植物学界备受推崇,是难能可贵的。

《图考》全书计38卷,按种类划分为谷类、蔬菜类、山草类、湿草类、石草类、水草类、蔓草类、芳草类、毒草类、群芳类、果类、木类12类,共1714种植物,精制附图1865幅,详述其形色性味、产地功用等。该书记录物种之多、涉及地域之广为中国历代本草学之最,在国内外植物学界享有极高声誉^⑬。

《图考》问世将近两个世纪,对我国近现代植物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李善兰在翻译中国第一部近现代意义上的植物学著作时,使用的术语对《图考》多有继承、发展。20世纪20年代,著名植物学家周建人高度评价《图考》,“是中国植物学中最最近的、也是真正的植物学发端的书,经过这一个时期后,才有形色、性味、生理、生态、遗传等学的发达”^[17]。我国前后数代植物学家诸如胡先骕、钟观光、夏纬英、吴韞珍、陈封怀、陈重明、黄胜白、裴鉴、吴征镒等皆奉《图考》为圭臬,尤其是钟观光、夏纬英和黄胜白三位几乎终生致力于《图考》研究考证。当代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征镒更是认为,《图考》是近代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迫打开国

门之际的一部“奇书”^[18]。

(一)远播欧美 备受称誉

吴其濬于山西巡抚衙署病逝后,次年《图考》遗稿经太原知府陆应谷整理首版刊刻后,很快引起德国学者贝勒(Emil Bretschneider)的关注。贝勒在光绪朝曾任俄国使馆医官,留居中国时间较长。其关于中土的著述颇多,除散见于《华日采访录》《亚洲文会会报》等杂志外,专著多半聚焦植物学研究,所著《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On the Study and Value of Chinese Botanical Works*),堪称“近代植物学西学东渐的翘楚”^[19]³。在1870年出版的《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中,他所论植物往往与李时珍《本草纲目》、吴其濬《图考》等中国典籍相互对照。贝勒高度评价《图考》,认为“中国之植物学著作,较为价值者,最后有《植物名实图考》一书……虽不无纰缪可指,然在中国植物学之著述中,当以此书为巨擘焉”^[19]²²,指出其图谱“刻绘尤极精审”,精确者可资以鉴定科或目。贝勒书末还附有8幅精美插图,系从《图考》中选用蜀黍、粱、薯蓣、苳麻、商陆、佛手柑、铁树果、椰子8种,并用连史纸做成拓片^[19]⁶。此外,他还一再强调,欧美植物学者研究中国植物必须一读《图考》^⑭。

20世纪以来,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高度评价《图考》是一部体现中国传统植物学知识的伟大巨著,强调中国的传统植物学“在不能得到现代科学所提供和使用的工具的情况下——例如对植物解剖学和比较形态学一无所知,不能利用放大镜和显微镜来观察细部,而且不了解花、花粉和种子的生理作用等——取得这样的成就,则无疑已尽可能做到完美了”^[20]。此外,美国学者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的著作《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以及梅里尔(E.D.Merrill)与沃克(E.H.Walker)合著的《东亚植物文献目录》(*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等书,均对《图考》甚为赞许并加以引用。至今,世界上仍有许多国家图书馆收藏有《图考》^⑮。

(二)风靡日本 洛阳纸贵

1880年,《图考》第二版刊刻后很快传入日本,时值明治维新初起、科学渐兴,该书被一众

日本学者奉为圭臬，风靡全国。1883—1889年，日本江户末期本草学的集大成者伊藤圭介以及小野职懋、冈松瓮谷等人重新校订《图考》（奎文堂本），序言赞其，“辩论精博，综古今众说，析异同，纠纰缪，皆凿凿有据。图写亦甚备，至其疑似难辨者，尤极详细精密，从来本草书所未有也”^⑥。在伊藤晚年编纂的《植物图说杂纂》稿本中，时有奎文堂本的剪贴，该书是其晚年植物学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小野职懋是小野兰山的玄孙，从事植物学普及教育工作。可见，以小野兰山为纽带，伊藤圭介与小野职懋还有学统上的渊源，今天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仍藏有二人的书函若干纸。

之后，日本不少学者的植物学著作仍以《图考》为重要参考，如松村任三所著《日本植物名汇》，又如被后世称为“日本植物分类学之父”的牧野富太郎所著《日本植物图鉴》等，皆借鉴了《图考》中植物的标名，牧野富太郎甚至“一切唯吴是从”^⑦。时至今日，在日本高知县立牧野植物园中有旧藏图书甚多，包括1848年陆应谷太原府署序刊本《图考》。该书系伊藤圭介旧藏，据推测可能是伊藤1870年前后拜托德国医师、博物学家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Balthasar von Siebold）从北京购得。伊藤曾出版《日本》《日本动物志》《日本植物志》等大部头著作，成就了其“日本学之父”的声望。《图考》在日本的流传情况也表明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学者有意识地搜求包括前现代中国在内的一切知识资源，进而努力实现转型的目标。虽然晚清以降《图考》已经蜚声世界，然而迄今国内学界的认识仍有一定局限，亟须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出发，重新进行应有的积极评价。

从晚清时局考察督抚大员吴其濬，可见其作为内陆省份督抚通盘筹划支援抗英前线的积极作为，多措并举因应财政困境、纾解民困的地方社会治理实践，以及其与民族英雄林则徐及晚清经世派、湖湘精英等众多名人的仕宦交往。吴其濬遗作《图考》的世界影响更是改变了我们对西学东渐潮流下中国博物学影响力的传统认知，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根基。由此，不断深入吴其濬及其《图考》研究已然大大超越个案价值，是史学研究从已知到未

知，从名人到次名人的首趣，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所在。

注释

- ①吴其濬：《吴宫保公奏议》，光绪七年（1881年）江苏节署刊版，卷首《国史馆列传》。
- ②《吴宫保公奏议》卷3，《遵旨飭派官兵迅速赴粤折》，光绪七年（1881年）江苏节署刊版，第8页。
- ③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129页。
- ④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6—60页。
- ⑤⑥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2579—2604页。
- ⑦《清宣宗实录》卷429，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册第374页。此前任云南巡抚时，吴其濬大力裁革石膏井耗盐及道署陋规，参奏原任迪南道黄土瀛。参见《吴宫保公奏议》卷5，《裁革迪南道石膏井耗盐及道署陋规》，光绪七年江苏节署刊版，第6页。
- ⑧萧忠生：《林则徐研究文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5页。
- ⑨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2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28—1029页。
- ⑩鲁小俊，江俊伟校注：《贡举志五种》，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6页。
- ⑪吴其濬与晚清湖湘人物仕宦往来，参罗宏、许顺富著：《湖南人底精神——湖湘精英与近代中国》，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338—339页；罗宏：《先人的湖湘：善化贺氏》，海天出版社2022年版，第168页。
- ⑫罗宏、许顺富著：《湖南人府精神——湖湘精英与近代中国》，第338—339页。
- ⑬王锦秀、唐彦承、吴征镒：《〈植物名实图考〉新释》序，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版。
- ⑭陈德懋：《试论〈植物名实图考〉在我国植物学史上的地位》，张履鹏、王星光主编：《吴其濬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
- ⑮周肇基：《〈植物名实图考〉的特色与成就》，张履鹏、王星光主编：《吴其濬研究》，第110页。侯士良等：《〈植物名实图考〉校注》，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 ⑯吴其濬原撰，[日]伊藤圭介校阅、小野职懋重修、冈松瓮谷句读：《植物名实图考》，奎文堂版，1883年刊行。另参[日]冈森参太郎、井上匡四郎编：《瓮谷遗稿》卷2，吉川弘文馆1906年版，第10—11页。
- ⑰黄胜白、陈重明：《谈谈〈植物名实图考〉》，《植物杂志》1978年第5期。陈德懋：《试论〈植物名实图考〉在我国植物学史上的地位》，张履鹏、王星光主编：《吴其濬研究》，第85页。

参考文献

- [1]傅林祥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M]清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345.
- [2]吴其濬.吴宫保公奏议：卷3[M].光绪七年（1881年）

- 江苏节署刊版.
-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 第5册[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26.
- [4] 吴其濬. 吴宫保公奏议: 卷4[M]. 光绪七年(1881年)江苏节署刊版.
- [5] 吴其濬. 吴宫保公奏议: 卷5[M]. 光绪七年(1881年)江苏节署刊版: 26.
- [6] 彭泽益.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343.
- [7] 新纂云南通志: 八[M]. 李春龙, 审定. 江燕, 文明元, 王珏, 点校.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7: 58-59.
- [8] 吴其濬. 吴宫保公奏议: 卷6[M]. 光绪七年(1881年)江苏节署刊版: 11.
- [9] 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 林则徐全集: 第6册[M].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
- [10] 吴其濬. 吴宫保公奏议: 卷1[M]. 光绪七年(1881年)江苏节署刊版: 4.
- [11] 林则徐. 林则徐诗集[M]. 郑丽生, 校笺.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7: 395.
- [12] 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 林则徐全集: 第8册[M].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
- [13] 曾国藩著. 曾国藩全集: 书札下[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6.
- [14] 赵尔巽, 等. 清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1.
- [15] 宁智锋, 等. 中华大典: 农书分典[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7: 483.
- [16] 吴其彦. 吴其彦集[M]. 孔漫春, 点校.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8: 1.
- [17] 周建人. 《植物名实图考》在植物学史上的位置[J]. 自然界, 1926(4): 25-27.
- [18] 吴征镒, 王锦秀, 汤彦承. 胡麻是亚麻, 非脂麻辨: 兼论中草药名称混乱的根源和《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及作者[J]. 植物分类学报, 2007(4): 458-472.
- [19] 贝勒. 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M]. 石声汉,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 [20] 张履鹏, 王星光. 吴其濬研究[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85.

Returning to the Historical Stage: Provincial Governor Wu Qijun and the Late Qing Dynasty Political Landscape

Wei Shumin and Zhao Lianfang

Abstract: The Late Qing Dynasty faced internal turmoil and external threats. Wu Qijun, as a high-ranking provincial governor, utilized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to make multiple arrangements. He actively supported the front lines of the Opium War against the British, arrested opium smugglers and bandits, and addressed the artillery needs of the front lines. His contribution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stabilizing the Qing court's wartime situation and social order. In terms of local governance, he adopted multiple measures to tackl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nd alleviate hardships faced by the populace. Emperor Daoguang praised his efforts highly, granting him special privilege for the benefit of his descendants. Wu Qijun's interactions with officials also reflecte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He and his family maintained close ties with national hero Lin Zexu. They shared aligned perspectives on critical policies like the opium ban, while his military training practices later inspired Zeng Guofan's strategic command of the Xiang Army.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An Illustrated Book on Plants* subverts the established narrative regarding China's role in the eastward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knowledge during the late Qing era and laid a critical historical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our ow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Wu Qijun; provincial governor; social governance; *An Illustrated Book on Plants*
[责任编辑/小珂]